

中國農民報 之 勞力老化

千百年來，古老中華以農立國，但隨着工業化、現代化推進，年輕農民紛紛進城務工，大大削弱農村勞動人口。如今，神州大地上的農民大軍不單出現斷層，土地拋荒問題更是日益嚴重，相對城市的極速發展，農村現代化滯後，農業收益微薄，農民為求生計不得不另謀出路。

一個多月來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廣東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四省近十個縣市，行車2,000公里，深入數十鄉鎮實地調查，窺探今日農村真貌，特別推出一連三輯「中國農民系列報道」，向讀者作詳盡深入的報道。

香港文匯報廣東分社記者 肖郎平



河南新縣，70歲的老太太在種菜，山崗上的風急速吹動白髮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

# 青年棄鄉投城 中國農民 老矣

## 九千萬花甲老農 苦撐神州農業

他們太老了，老到不堪重負；同時，種糧收入太低了，低到無法忍受。於是，過去視土地如命根的老農，如今竟視土地為雞肋，任由土地荒蕪。

尤其弔詭的是，留在農村的農民衰邁到不能種地，而能種地的農民不留在農村。而且，不願種地的群體從過去的新生代農民，竟已蔓延到老農群體。困局已深，懸念何解？

### 棄耕蔓延老農 土地拋荒嚴重

3月8日，廣東韶關翁源龍仙鎮青雲山下，75歲的李會新掙起鏟頭挖地裡的桑樹莖。養蠶不划算，他計劃改種花生或者黃豆。

與白髮蒼蒼的李會新和近視衰邁的老農形成巨大反差的，是那一片生機蓬勃的田野，明黃色的油菜花開得正盛，桃紅李白伴隨左右，還有對鄉村不離不棄的蜜蜂，依然在為鄉村妝點秀色。

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，內地60歲以上的農民大約有1.1億人，除去近兩成已經失去或半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，其餘9,000萬老農仍然勤耕不輟。三農學者李昌平飽含深情地向記者表示：「感謝農民，感謝中國農村數千萬老人們！是中國農村的老人們既幫助『農民工』照看了孩子，還種了『農民工』拋棄的土地，為十三億人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食物。」

李會新的兩個兒子都長年離鄉在外，老兩口螞蟻搬家式地耕弄土地，「慢慢幹，能幹多少算多少。」因為貧窮，李會新兩個兒子都很晚結婚，他和老伴帶著七八歲的孫輩留守在青雲村李屋，儘管90%的同族村民早已紛紛進城。

### 耕作收入不足 掙錢靠打散工

在穿行鄉村兩千公里的行程中，記者很難碰到同齡人。湖南「老表」劉清乃是衡陽市衡東縣榮桓鎮人，陪同記者在村裡採訪，每當偶爾看到年輕人或者貌似年輕些的，他就要向記者解釋一番：這是誰家的孩子，早已過40，「40歲以下的都沒有，就算有，也是留在農村跑運輸或者做生意的，並不種地！」

榮桓鎮是開國元帥羅榮桓的故鄉，記者在那裡採訪時正趕上修路，一路泥濘不堪。劉清乃提醒記者注意，路旁工程隊的小工，幾乎都是50歲以上的農民。果然，一路上不管是湘楚豫，無論修路還是蓋房或水利，各地農村基建的小工，都是打散工掙生活費的留守老農。75歲的汪老伯是記者一路上所見到最老的小工，他在湖北赤壁市新店鎮荷葉塘村一處新農工地上，免費幫親戚手攪拌混凝土。

榮桓鎮柏塘村書記劉新國表示，全村900多口人，僅留下一小半，除了小孩，種地農民全50歲以上。常寧市蘭江鄉一村村廟嶺組組長表示，全村500多人，40歲以下的農民一個都沒有。

### 留守農民逾7成「40後」

李昌平將衰老的農業大軍稱之為「99農業」。足以印證這一說法的是，《中國縣域經濟報》內部參考刊文分析衡陽市農田拋荒的原因，指出，從祁東縣抽樣情況來看，留守農民隊伍上世紀40年代以前出生的佔70%，50年代出生的佔20%，60年代出生的佔8%，70年代出生的佔2%。即使在安徽平原地區，農工黨蕪湖市委2010年1月發佈的調查也表明，農民「老齡化」現象十分突出，四、五十歲以上的農民佔九成以上。

另一方面，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發佈《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》顯示，全國已經進城的農民工中，16至30歲的佔六成，31至40歲的佔23%，41歲以上的佔16%。對全國2,749個村莊的調查顯示，74.3%的村莊，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。



廣東韶關農民李會新已75歲還在種地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



湖北赤壁青石橋小學外大批孤獨的老人聚攏打麻將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



廣東翁源龍仙鎮，這幅「老少平安」的橫批確切揭示農村老幼當家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



廣東饒平新塘，73歲的林伯冒雨翻地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

## 城鄉收入懸殊 農村留人乏金

「肯定是爸媽種唄，我們誰願意種啊？」在湖南常寧市一家蛋糕店打工的女孩小廖，面對記者的提問衝口而出。

城市工商業像巨嘴怪獸，吸走農村的年輕人，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高達2.4億，小廖只是其中一員。農業部調查顯示，2006年，中國農村中外出就業勞動力平均年齡31.6歲，其中男性平均年齡為33歲，女性平均為29歲。事實上，至少最近五、六年以來，陷入勞務荒的沿海已經把招收農民工的年齡放寬到40歲，和農村爭奪勞動力。

### 文盲剛消 農盲冒起

常寧市蘭江鄉的張滿成是第一代農民工，80年代初就和丈夫到廣東挖煤，如今快滿50歲了，加上丈夫不幸患上尿毒症，只好返回鄉村。張滿成表示，70年代出生的還願意種地，80年代出生的就不知道了，「連秧都不會插，很多人小學沒畢業就出去打工了。」

的士司機小吳是衡東莫井鄉人，他表示，如果年收入

有1萬至1.5萬元的話，許多人都願意留在家種地，「但種糧肯定沒這麼高的收入，可是又找不到其他能賺錢的農業項目啊！」

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陳文勝表示，農民新生代既不熟悉傳統農業技術，不會使用傳統農具，又不熟悉現代農業技術。儘管他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，卻不會種田也不想種田，不是文盲卻是「農盲」。

### 用工難已現 勞動荒將至

《中國縣域經濟報》內多稱，80年代農村出生的人不會種地，也不願種地，有人戲稱之為「末代農民」。祁東每年新增6,000人，同時每年輸送到大專院校就有3,000人，其餘通過各種培訓機構對外輸出勞務，這一趨勢已持續10年。

六七十歲的老農逐漸喪失勞動能力，多少年後中國的農村將出現勞動力荒？有說10年，也有說15年，衡東縣甘溪鎮鎮長卻回答，「用不了那麼長，最多六年，問題就會顯現出來。」

### 一家20口 僅一人種地

肖冬生是一個大家庭的長兄，已年逾60歲，兄弟5個加媳婦和孩子20多口人。他的老家楓樹村，深藏江西省于都縣的丘陵之中，這裡的耕地普遍拋荒兩成，靠山腳邊的村落因為野豬出沒，農地甚至荒廢一半。由於毗鄰廣東，這裡的人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就開始外出打工。

在集體化和土地承包早期，肖冬生這樣勞動力充足的家庭令人羨慕。但如今，全家或做生意或外出打工，只有最大的媳子還留在家裡隨便種點地。肖冬生自己則長期跑運輸，唯一的兒子在縣城開了個服裝廠。



河南新縣71歲的陳文峰牽牛飲水，他還種着3畝水田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

### 新樓遍山野 戶戶門深鎖

翁源縣李屋下排村原本有29戶100多口人，如今一個個跑到縣城，只剩下兩戶半了。李會新告訴記者，其中半戶只有老人，另一戶也已經在城裡買了房子，只是老頭子戀家，做小本生意的老伴也只好時不時回來幫着種點地。

下排村如今成了典型的「空心村」，房子修得很整齊，在山腳下田埂上之間排成幾行。但家家戶戶都是鐵將軍把門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唯有桃花笑春風。下排村這樣的清冷寂寞，一直伴隨記者的考察旅程。3月10日下午，雨水滴答忽大忽小，常寧蘭江鄉廟嶺組，幾座嶄新的樓房或低矮的老屋交錯坐落在一個山頭上，任憑記者怎麼敲門喊叫，沒有一戶人家有反應。

### 專家籲規模化種地 引年輕人接班

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表示，對老人種地的問題，農業部也說了好幾年。但在北方情況要好很多，由於規模化和機械化操作，甚至有大學畢業也願意回到農村種地。黨國英表示，老人種地沒問題，年輕人可以做農業服務者，「年輕人留在家不划算，只能剩老人。」

台灣彼岸，農民平均年齡也已61歲。原陽縣縣水利局局長科員劉放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當過訪問學者，考察過歐洲農村水利。劉放生表示，不管我們願不願意，農民衰老是城市化必然的現象，日本65歲以上農民也佔了38%。劉放生認為，長江以南省份種植規模至少要在20至50畝之間，才能引來青壯年。

### 提高糧價農民工資

李昌平則認為，應當提高糧食價格。日本政府要以11至12元人民幣/斤的價格收購，否則，日本農民就不願生產稻穀。而中國水稻價格從1990年至今，只漲了大約5倍；同期生產資料漲價超20倍。農民工資二十年來漲了5倍，同期公務員工資漲了40至60倍不等。因此，未來10年，糧價和工價每年增長兩位數或不可避免。

## 老農合種承包地 堅持互助逾十載

蒲首山是湖北省赤壁市新店鎮一個行政村，60歲以上老年人有300多，七成青壯年人外出打工經商。已故原村婦女主任李元桂1997年組織鄰家三戶老年人，聯合耕種承包地，完成了許多分散時難以完成的農活，當年獲得豐收。後來，越來越多人加入，目前還有8戶人家18

### 成員平均年齡逾70

個老人。現年74歲的但功祖是組長，他介紹說，互助組年齡最小65歲，最大的80歲，平均年齡超過70歲。目前互助組成員中耕種面積下降，只有3戶人家的15畝地。但功祖自家的地由

兒子操持，兒子45歲那年回老家來接班種地，老人則不享清福去幫別人。會不會引來兒子的閒話？但伯爽朗地笑着說，「不會，很支持，我這個兒子和兒媳好得很！」

### 不分彼此齊齊開心

互助組不分人多人少，不分年紀

大小，也不分誰家活多活少。誰有困難就幫誰，彼此間無人計較，互相幫扶，勞動之外，老人們覺得心情愉快。2009年10月初，正趕上秋收下雨，不及時收割就會發芽爛掉，但劉祖華家的牛跑了，老兩口坐臥不安，最後橫下一條心放棄稻子去找牛。三天後，找牛回來後，劉祖華夫妻看見屋裡堆着黃燦燦的稻穀驚呆了，原來是互助組老人替他們搶收了稻穀。



農村難見年輕人，赤壁一個老人在公路上踽踽獨行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攝